

舊唐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虞世南

李百藥

子安

褚亮

劉孝孫

李玄道

虞世南字伯施越州餘姚人隋內史侍郎世基弟也祖檢梁始興王諮議父荔陳太子中庶子俱有重名叔父寄陳中書侍郎無子以世南繼後故字曰伯施世南性沈靜寡欲篤志勤學少與兄世基受學於吳郡顧野王經十餘年精思不倦或累旬不盥櫛善屬文常祖述徐陵陵亦言世南得己之意又同郡沙門智永善王羲之書世南師焉妙得其體由是聲名藉甚天嘉中荔卒世南尚幼哀毀殆不勝喪陳文帝知其二子博學每遣中使至其家將護之及服闋召爲建安王法曹參軍寄陷於陳寶應在閩越中世南雖除喪猶布衣蔬食至大建末寶應破寄還方令世南釋布食肉至

德初除西陽王友陳滅與世基同入長安俱有重名時人方之二
陸時煬帝在藩聞其名與秦王俊辟書交至以母老固辭晉王命
使者追之大業初累授祕書郎遷起居舍人時世基當朝貴盛妻
子被服擬於王者世南雖同居而躬履勤儉不失素業及至隋滅
宇文化及弑逆之際世基爲內史侍郎將被誅世南抱持號泣請
以身代化及不納因哀毀骨立時人稱焉從化及至聊城又陷于
竇建德僞授黃門侍郎太宗滅建德引爲秦府參軍尋轉記室仍
授弘文館學士與房玄齡對掌文翰太宗嘗命寫列女傳以裝屏
風于時無本世南暗疏之不失一字太宗昇春宮遷太子中舍人
及卽位轉著作郎兼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年已衰老抗表乞骸骨
詔不許遷太子右庶子固辭不拜除祕書少監上聖德論辭多不
載七年轉祕書監賜爵永興縣子太宗重其博識每機務之隙引

之談論共觀經史世南雖容貌懦弱若不勝衣而志性抗烈每論及古先帝王爲政得失必存規諷多所補益太宗嘗謂侍臣曰朕因暇日與虞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之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若此朕用嘉焉羣臣皆若世南天下何憂不理八年隴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多大水太宗以問世南對曰春秋時山崩晉侯召伯宗而問焉對曰國主山川故山川崩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以禮焉梁山晉所主也晉侯從之故得無害漢文帝元年齊楚地二十九山同日崩水大出令郡國無來貢獻施惠於天下遠近歡洽亦不爲災後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朝案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朝所以可爲怪耳今蛇見山澤蓋深山大澤必有龍蛇亦不足怪也又山東足雨雖則其常然陰淫過久恐有冤獄宜省繫囚庶幾或當

天意且妖不勝德唯修德可以銷變太宗以爲然因遣使者賑恤
饑餒申理獄訟多所原宥後有星孛于虛危歷于氏百餘日乃滅
太宗謂羣臣曰天見彗星是何妖也世南曰昔齊景公時有彗星
見公問晏嬰對曰穿池沼畏不深起臺榭畏不高行刑罰畏不重
是以天見彗爲公誠耳景公懼而修德後十六日而星沒臣聞天
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若德義不修雖獲麟鳳終是無補但
政事無闕雖有災星何損於時然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
伐勿以太平漸久而自驕怠慎終如始彗星雖見未足爲憂太宗
歛容謂曰吾之撫國良無景公之過但吾纔弱冠舉義兵年二十
四平天下未三十而居大位自謂三代以降撥亂之主莫臻於此
重以薛舉之驍雄宋金剛之鷲猛竇建德跨河北王世充據洛陽
當此之時足爲勍敵皆爲我所禽及逢家難復決意安社稷遂登

九五降服北夷吾頗有自矜之意以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天見變良爲是乎秦始皇平六國隋煬帝富四海旣驕且逸一朝而敗吾亦何得自驕也言念於此不覺惕焉震懼四月康國獻師子詔世南爲之賦命編之東觀辭多不載後高祖崩有詔山陵制度準漢長陵故事務從隆厚程限旣促功役勞弊世南上封事諫曰臣聞古之聖帝明王所以薄葬者非不欲崇高光顯珍寶具物以厚其親然審而言之高墳厚壠珍物畢備此適所以爲親之累非曰孝也是以深思遠慮安於菲薄以爲長久萬代之計割其常情以定耳昔漢成帝造延昌二陵制度甚厚功費甚多諫議大夫劉向上書其言深切皆合事理其略曰孝文居霸陵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斲陳漆其閒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

石椁又何戚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釋之所言爲無窮計也孝文悟焉遂以薄葬又漢氏之法人君在位三分天下貢賦以一分入山陵武帝歷年長久比葬陵中不復容物霍光暗於大體奢侈過度其後至更始之敗赤眉賊入長安破茂陵取物猶不能盡無故聚斂百姓爲盜之用甚無謂也魏文帝於首陽東爲壽陵作終制其略曰昔堯葬壽陵因山爲體無封樹無立寢殿園邑爲棺椁足以藏骨爲衣衾足以朽肉吾營此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後不知其處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自古及今未有不亾之國無有不發之墓至乃燒取玉匣金縷骸骨並盡乃不重痛哉若違詔妄有變改吾爲戮屍於地下歿而重歿不忠不孝使魂而有知將不福汝以爲永制藏之宗廟魏文帝此制可謂達於事矣向使陛下德止如秦漢之君臣則緘口而已不敢有言伏見聖德高

遠堯舜猶所不逮而俯與秦漢之君同爲奢泰舍堯舜殷周之節儉此臣所以尤戚也今爲邱壠如此其內雖不藏珍寶亦無益也萬代之後但見高墳大墓豈謂無金玉邪臣之愚計以爲漢文霸陵旣因山勢雖不起墳自然高顯今之所卜地勢卽平不可不起宜依白虎通所陳周制爲三仞之墳其方中制度事事減少事竟之日刻石於陵側明邱封大小高下之式明器所須皆以瓦木合於禮文一不得用金銀銅鐵使萬代子孫並皆遵奉一通藏之宗廟豈不美乎且臣下除服用三十六日已依霸陵今爲墳壠又以長陵爲法恐非所宜伏願深覽古今爲長久之慮臣之赤心唯願萬歲之後神道常安陛下孝名揚於無窮耳書奏不報世南又上疏曰漢家卽位之初便營陵墓近者十餘歲遠者五十年方始成就今以數月之間而造數十年之事其於人力亦已勞矣又漢家

大郡五十萬戶卽曰人眾未及往時而功役與之一等此臣所以致疑也時公卿又上奏請遵遺詔務從節儉因下其事付所司詳議於是制度頗有減省焉太宗後頗好獵世南上疏諫曰臣聞秋獮冬狩蓋惟恆典射隼從禽備乎前誥伏惟陛下因聽覽之餘辰順天道以殺伐將欲躬摧班掌親御皮軒窮猛獸之窟穴盡逸材于林藪夷凶翦暴以衛黎元收革擢羽用充軍器舉旗效獲式遵前古然黃屋之尊金輿之貴八方之所仰德萬國之所係心清道而行猶戒銜檠斯蓋重慎防微爲社稷也是以馬卿直諫於前張昭變色於後臣誠微淺敢忘斯義且天弧星畢所殪已多頒禽賜獲皇恩亦溥伏願時息獵車且韜長戟不拒芻蕘之請降納涓澮之流袒裼徒搏任之羣下則貽範百王永光萬代其有犯無隱多此類也太宗以是益親禮之嘗稱世南有五絕一曰德行二曰忠

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辭五曰書翰十二年又表請致仕優制許之
仍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館學士祿賜防閑並同京官職事尋卒
年八十一太宗舉哀於別次哭之甚慟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贈
禮部尚書謚曰文懿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於我猶一體也拾遺
補闕無日慙忘實當代名臣人倫準的吾有小失必犯顏而諫之
今其云亾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痛惜豈可言邪未幾太宗爲
詩一篇追述往古興亾之道旣而歎曰鍾子期歿伯牙不復鼓琴
朕之此詩將何以示令起居郎褚遂良詣其靈帳讀訖焚之冀世
南神識感悟後數歲太宗夜夢見之有若平生翌日下制曰禮部
尚書永興文懿公虞世南德行淳備文爲辭宗夙夜盡心志在忠
益奄從物化倏移歲序昨因夜夢忽覩其人兼進讜言有如平生
之日追懷遺美良增悲歎宜資冥助申朕思舊之情可於其家爲

設五百僧齋并爲造天尊像一區又敕圖其形於凌煙閣有集三十卷令褚亮爲之序世南子昶官至工部侍郎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內史令安平公德林子也爲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爲名七歲解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父馬元熙嘗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者云旣取成周之禾將刈琅邪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邠人藉稻杜預注云邠國在琅邪開陽父等大驚異之開皇初授東宮通事舍人遷太子舍人兼東宮學士或嫉其才而毀之者乃謝病免去十九年追赴仁壽宮令襲父爵左僕射楊素吏部尙書牛弘雅愛其才奏授禮部員外郎皇太子勇又召爲東宮學士詔令修五禮定律令撰陰陽書臺內奏議文表多百藥所撰時煬帝出鎮揚州嘗召之百藥辭疾不赴煬帝大怒及卽位出爲桂州司馬爲沈法興

所得署爲掾其後罷州置郡因解職還鄉里大業五年授魯郡臨
泗府步兵校尉九年充戍會稽尋授建安郡丞行達烏程屬江都
難作復會沈法興爲李子通所破子通又命爲中書侍郎國子祭
酒及杜伏威攻滅子通又以百藥爲行臺考功郎中或有譖之者
伏威囚之百藥著省躬賦以致其情伏威亦知其無罪乃令復職
伏威旣據有江南高祖遣使招撫百藥勸伏威入朝伏威從之遣
其行臺僕射輔公祏與百藥留守遂詣京師及渡江至歷陽狐疑
中悔將害百藥乃飲以石灰酒因大洩痢而宿病皆除伏威知百
藥不灰乃作書與公祏令殺百藥賴伏威養子王雄誕保護獲免
公祏反又授百藥吏部侍郎有譖百藥於高祖云百藥初說杜伏
威入朝又與輔公祏同反高祖大怒及公祏平得伏威與公祏令
殺百藥書高祖意稍解遂配流涇州太宗重其才名貞觀元年召

拜中書舍人賜爵安平縣男受詔修定五禮及律令撰齊書二年
除禮部侍郎朝廷議將封建諸侯百藥上封建論曰臣聞經國庇
民王者之常制尊主安上人情之本方思闡治定之規以弘長世
之業者萬古不易百慮同歸然命祿有賒促之殊邦家有理亂之
異遐觀載籍論之詳矣咸云周過其數秦不及期存亡之理在於
郡國可以監夏殷之長久遵黃唐之並建維城盤石深根固本雖
王綱弛廢枝幹相持故使逆節不生宗祀不絕秦氏背師古之訓
棄先王之道踐華恃險罷侯置守子弟無尺土之邑兆庶罕其治
之憂故一夫號澤七廟隳祀臣以爲自古皇王君臨寓內莫不受
命上玄飛名帝籙締構遇興王之運殷憂屬啟聖之期雖魏武攜
養之資漢高徒役之賤非止意有覬覦推之亦不能去也若其獄
訟不歸菁華已竭雖帝堯之光被四表大舜之上齊七政非止情

存揖讓守之亦不可固焉以放勛重華之德尙不能克昌厥後是
知祚之長短必在天時政或盛衰有關人事隆周十代三十年
七百雖淪胥之道斯極而文武之器猶存斯則龜鼎之祚已懸定
於杳冥也至使南征不返東遷避偪禪祀如綫郊畿不守此乃淩
夷之漸有累於封建焉暴秦運短閔餘數鍾百六受命之主德異
禹湯繼世之君才非啟誦借使李斯王綰之輩盛開四履將閭子
嬰之徒俱啟千乘豈能逆帝子之勃興抗龍顏之基命者也然則
得失成敗各有由焉而著述之家多守常轍莫不情亾今古理蔽
澆淳欲以百王之季行三代之法天下五服之內盡封諸侯王畿
千乘之閒俱爲采地是以結繩之化行虞夏之朝用象刑之典治
劉曹之末紀綱旣紊斷可知焉鏃船求劍未見其可膠柱成文彌
所多惑徒知問鼎請隧有懼霸王之師白馬素車無復藩籬之援

不悟望夷之釁未甚羿浞之災高貴之殃寧吳申綰之酷乃欽明
昏亂自革安危固非守宰公侯以成興廢且數世之後王室浸微
始自藩屏化爲仇敵家殊俗國異政強凌弱眾暴寡疆場彼此干
戈日尋狐貍之役女子盡髮峭陵之師隻輪不返斯蓋略舉一隅
其餘不可勝數陸士衡方規規然云嗣王委其九鼎凶族據其大
邑天下晏然以治待亂何斯言之謬也而設官分職任賢使能以
循吏之才膺共治之寄刺郡分竹何代無人至使地或呈祥天不
愛寶民稱父母政比神明曹元首方區區然稱與人共其樂者人
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豈容委以侯伯則同其安
危任之牧宰則殊其憂樂何斯言之妄也封君列國藉慶門資忘
其先業之艱難輕其自然之崇貴莫不世增淫虐代益驕侈自離
宮別館切漢淩雲或刑人力而將盡或召諸侯而共樂陳靈則君

臣忝禮共侮微舒衛宣則父子聚麀終誅壽朔乃云爲己思治豈若是乎內外羣官選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鏡以鑒之年勞優其階品考績明其黜陟進取事切砥礪情深或俸祿不入私門妻子不之官舍頒條之貴食不舉火剖符之重衣唯補葛南郡太守敝布裹身萊蕪縣長凝塵生甌專云爲利圖物何其爽歟總而言之爵非世及用賢之路斯廣民無定主附下之情不固此乃愚智所辨安可惑哉至如滅國弑君亂常干紀春秋二百年閒略無寧歲次唯咸秩遂用玉帛之名魯道有蕩每等衣裳之會縱使西漢哀平之際東洛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爲政之理可一言以蔽之伏惟陛下握紀御天膺期啟聖救億兆之焚溺埽氛禳於寰區創業垂統配二儀以立德發號施令妙萬物而爲言獨照宸衷永懷前古將復五等而脩舊制建萬國以親諸侯竊以漢魏